

抉擇和決定--進行女性主義的研究

洪利穎 摘要

一、簡介

女性主義研究，是方法論行動的開始，選擇任何研究方法都會受到其他研究方法的批判。因為女性主義在方法論上缺乏調節差異的論述(尤其是想法、經驗及現實之間的本質和關係)，新手研究者更應該小心看待研究結果。

做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需要做一些決定，包括研究什麼，要得到什麼結果，以及有什麼意義。女性主義研究者應該瞭解研究過程中的力量，應該知道自己的主張，不論是學術上的討論、生活知識或是個人習慣，都是可以被挑戰的。

假使你決定不採取女性主義研究，無論什麼理由，其實都是個人的或理論、政治的因素，不是方法學的問題。

二、形成女性主義社會研究的原因

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可以解釋「什麼是女性主義？」或「什麼不是女性主義？」。我們認為，女性主義的社會研究是提供不一樣的觀點，讓大家看到社會存在的性別。女性主義研究方法可以透過性別和權力的理論加以分辨，即使他們的理論架構，以及對於改變和責任的看法，並不一致。以研究方法來說，有些關切的議題和角度，會和其他社會研究方法重疊。並非所有研究性別，或者性別存在議題的研究，就是女性主義研究。女性主義的辨識是以社會組成的慣例、概念和經驗為基礎，非常多元，所以沒有一目了然的例子。

以女性主義理論為架構，研究結果可以有效改變性別不平等與附屬現象的研究，會被視為女性主義研究，但是這不意味著女性主義必須研究女性，或只有研究性別，或視女性為權力之下無辜的受虐者。

性別政治讓男性、跨性別者以及其他性別的生活產生關連。1960和1970年代，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者希望以女性的聲音和經驗建立新知識，這些努力的成果雖然已經大量產出，但是卻找到到適合的觀點看待性別、權力、階級和組織關係。

大量的性別關係，例如種族權力、異性戀、資本主義或無權者的影響，都會讓研究更複雜。性別關係很難從其他權力關係中分離出來，在研究中很容易成為影響研究的主軸。女性主義研究策略不意味著女性主義知識一定會讓女性滿足。女性主義也必須與產出知識過程中的不愉快現象相互妥協。

我們不認為所有性別的工作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，也不是女性主義者的工作應該專門研究性別。與其追求符合特殊的分類，不如努力讓目標、假設、立場和倫理道德更清

楚公平。

三、研究過程

我們希望刻畫出簡單的社會研究過程，讓所有研究者，即使是新手研究者都可以做出關鍵的決定。

機構的研究內容

研究可能受到學術、政府、非政府機關或其他組織所委託，這些機構會控制你所做的研究。女性主義研究者必須有足夠的智慧處理機構或基金會的限制。

四、確定研究問題

詢問自己：什麼問題是還不知道而想要發現、想要瞭解的。新手研究者通常會選擇太大的問題，而花太久的時間做決定。研究問題從探索社會的過程開始，包括研究過程的探索和你所處的位置。

概念化你的起點

選擇理論、本體論和知識論時，不是從「無」開始，或是為了對抗普遍的抽象概念。假如我們能清楚明確表達出自己相信的性別權力、對權威知識的想法，以及做改變的意願，也就是將自己研究的起點概念化，則就更容易做出選擇。

理論

理論的選擇形成研究問題，西方二元論中，理論是一系列相關的想法。理論的選擇與自己本體論的假設有密切的關係。

本體論

定義本體論的作法就是問自己是如何看待性別的本質。研究者對於性別本質信念的差異，會有不同理論和政治上的選擇，為知識生產以及社會改變提供不同的策略。

知識論

對於知識論的選擇，也決定了不同的知識和權力關係，關於權威知識，不同的知識論有不同的假設。

分析層次

分析性別和權力的方法非常多樣，以分析語言和分析制度化為例。語言層次的社會調查可以分析其中所包含的思想、信念、常規、會話、文化複製、以及他們的影響。這個層次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人們接受、拒絕或反對性別本身的結構。

性別和權力也可以運用社會結構、關係、制度、狀態和資源加以調查。這個層次中，研究者可以將性別經驗放入更普遍的物質狀態和歷史概念中。這個層次的分析不是忽略

語言和語言的影響，而是更重視思想、制度和階級之間的連結。不同的分析層次會影響研究的實用性。

一旦將問題聚焦，選出對於知識的信念，以及決定性別分析的層次，就可以設計研究架構以及選擇資料蒐集方法。

五、與研究面對面：資料生產

「資料生產 (data production)」是指研究者對社會現象意義化的過程，並且將資料匯集起來，與「資料蒐集 (data collection)」的意思截然不同。「資料蒐集」意味著事實 (facts) 是存在的，等著研究者去找出來。而後現代則認為研究者的知識，是透過不斷重複想像和建構資料的練習，所生產出來。大部分女性主義研究者會選擇資料生產的分類方式，但是仍然有許多不同的方法。

生產性別知識時，必須考量什麼形式的資料適合你所主張的知識，以及你所認為的資料是什麼 (事實、社會結構、想法)，其中包含許多實證的和語法學的選擇，都必須將調查過程和資料生產的技巧與我們的理論、本體論和知識論互相融合。

進行研究設計時，量化方法的限制在於無法瞭解經驗的描述、意義的細微差別、社會關係的本質，以及其中的轉變和矛盾。質性方法則受限於通俗化。不同方法適合不同分析層次，你需要決定分析層次以及與研究問題之間的相互關係。

六、與研究面對面：反思與實踐 (putting reflexivity into practice)

將研究問題聚焦、給予概念操作型定義，建構出我們與研究對象(無生命事物、文本、圖像、符號)之間的關係。權力運作會出現在研究者與這些研究對象之間，當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的社會關係中，情況會更加複雜。一個反思的取向 (reflexive approach) 會讓研究者覺察以及適當回應自己和研究參與者之間的關係。

把關者 (Gatekeeper)

與被研究者面對面之前，必須先接近他們，這與把關者有關，例如校長、機關委員會、雇主、社區領導者、當地官員等，我們必須說服他們肯定我們的研究價值，並且支持我們的研究。發表時，需要將研究目標以及對於被研究者的價值說明清楚，所有研究階段中，都必須對倫理和責任做出抉擇，思考是為了誰工作，以及在政治和實務上的意涵。選擇受試對象時，必須重視倫理議題，包括告知的內容、對於研究對象或其他人可能造成的傷害。

方法 (Access)、倫理和告知內容

進行研究時必須注意與被研究者相關的倫理議題，包括對於研究的責任、應該如何表達自己、應該尋求被研究者同意什麼，以及應該給予他們什麼資訊。

社會位置和關係

反思(Reflexivity)就是明確察覺研究過程中的權力關係，定義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關係，這在女性主義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關係。對於影響互動的因素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可能有一致或不一致的想法，研究者看起來相同或共有的身份（例如性別、性傾向），被研究者看起來卻可能不一樣（例如年齡、種族地位、教育、資源的取得）。他們可能順從研究者，或感覺沒有權力，或拒絕合作，或表達小心的抗拒。即使表面意見相似，對於研究關係也可能有不同的詮釋。你必須問自己幾個問題：你與被研究者是什麼關係；你所產出的知識是為誰負責。

七、與資料面對面：分析與結論

結論的建構應該包含以下幾點：(1) 調查方式，包括理論的本體論和知識論，以及性別和自己的想法、研究發現以及社會真實之間的關連。(2) 研究者在資料生產過程中的位置，以及對於研究問題的興趣。(3) 詮釋過程中的政治性以及實務研究的倫理議題。

盡可能將你閱讀/解釋資料的過程明確表達，包括說話者的位置，你所主張的權威，你認為你的主張可以有多少明確性，以及你的研究結果是否可以一般化。

八、與空白（a blank sheet）面對面：整理

女性主義已經實驗各種不同的溝通風格，但仍然有爭取可信度的壓力。為了填滿論文或其他文件的空白處，我們必須選擇自己的聽眾和體裁。

九、結論

女性主義研究的抉擇需要克服相當大的挑戰，因此，完成女性主義研究是很大的成就。與性別相關的知識雖然仍受到爭議，但是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，已經有所改變。我們相信，即使是小規模的研究，也有改變人類生活的可能性。

參考書目

Ramazanoglu, C. & Holland, J. (2006). *Choices and decisions: Doing a feminist research project. In Feminist methodology: Challenges & choices*, (pp. 145-164). London: Sage.

<心得>

我的詮釋

看起來「女性主義研究法」強調的重點不只是在方法論上，而是一種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立論的反思與重新詮釋，就好像反思原有的男性詮釋觀的界限，以另一種角度的詮釋方法來詮釋社會現象或詮釋文本的意涵。

詮釋，是一種創造意義的過程，由於我們不可能完全瞭解客觀現實，所以，所有的「知」都需要去詮釋，由於我們無法全然直接認識世界的表徵現象，於是我們的「詮釋架構」，決定了我們怎麼去看這個世界，怎樣檢查世界，決定我們要針對事件問什麼問題，決定我們建構怎樣的現實，決定參與探尋的人要體驗怎樣的「真實」結果。女性主義研究法，我想就是以這樣的「女性詮釋架構」來詮釋與體驗「真實」現象的脈絡，提供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的契機。

看完本文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位女性主義者，或許也是我對女性主義的認識太過粗淺，我也思考，我們可能從女性的觀點直接認識這個世界嗎？我們的問題是否就在於人怎樣組織經驗？人和這種經驗是以什麼關係賦予它意義的呢？從這種經驗的生命中可以尋找出什麼？我不斷地反思自己身於傳統男人和女人的關係的世界裡面，有多少能量可以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詮釋這個世界。或者，我不要再想太多，其實只要從自己周遭的關係中重新思考，小心自己的抗拒，是否可以減少在詮釋時的焦慮？不曉得這樣的詮釋算不算是女性經驗？

或者，我不要詮釋，把詮釋留給女性自己；或者，我努力去詮釋，把詮釋留給自己。